



春秋董氏學卷七

南海康有為廣夏學一名

傳經表第七

廣夏學

亦海

後世之道術不明統緒不著者皆韓愈粗疏滅裂之罪也愈

之言道也自孔子後千年舉孟子荀子而以楊雄孫其間又

謂軻死不得其傳焉宋儒紹述其說遂若千餘年無聞道者

信若斯言則是孔子大教已滅絕豈復能光於今日哉夫呂

氏春秋韓非作於戰國之末日孟子已歿而呂氏稱孔子弟

子充滿天下彌塞天下皆以仁義之道教化於天下韓非稱

儒分爲八有孟氏之儒有顏氏子夏氏子張氏漆雕氏仲良

氏孫氏樂正氏之儒不特孟氏有傳七家亦皆有傳焉至於

漢世博士傳五經之口說皆孔門大義微言而董子尤集其

大成劉向以爲伊呂無以加論衡所謂孔子之文傳於仲舒

董氏學卷七

一萬木草堂叢書

春秋緯謂亂我書者董仲舒亂者治也天人策言道出於天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朱子極推其醇粹而韓愈乃不知

之而敢斷然謂孟子死而不傳嗚呼何其妄也若楊雄於君

國則以美新投閣於經學則爲歆僞欺給徒以法言摹仿論

語美言可市乃舍江都而與蘭陵並愈擬人既不於倫實康

範而棄周鼎嗚呼何其妄也夫孔子之大道在春秋兩漢之

治以春秋自君臣士大夫政事法律言議皆以公羊爲法至

今律猶從之

吾有今律  
出春秋考

公羊博士之傳徧天下雲初百萬皆

出江都嗚呼盛矣由元明以來五百年治術言語皆出於朱

子蓋朱子爲教主也自武章終後漢四百年治術言語皆出

於董子蓋董子爲教主也二子之盛雖孟荀莫得比隆朱子

生絕學之後道出於嚮壁尊四書而輕六經孔子末法無由



一統僅如西蜀之偏安而已董子接先秦老師之緒盡得口說公穀之外兼通五經蓋孔子之大道在是雖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全體不可得而見而董子之精深博大得孔子大教之本絕諸子之學為傳道之宗蓋自孔子之後一人哉因屬門人王覺任搜其後學表其傳授俾後世於孔門統緒流別得詳焉

董仲舒 嬴公

以下俱 嬴公授  
董子親 百餘人

嚴彭祖 莊孟授  
傳業 世家

王中

嚴彭祖 授○按漢書儒

公孫文 王中授

褚大

殷忠溫

漢書作 殷仲溫

顏安樂

任公

二萬木草堂叢書

呂步舒

辰太子據

吳邱壽王

鮑敬

司馬遷

聞春秋 於董生

莊孟授

冷豐

顏安樂 授

馬宮

冷豐授

左咸

冷豐授 ○按漢書儒林

傳稱咸 徒眾尤

盛亦是 當時大

師

劉向

顏安樂 授見徐

疏氏公羊

王彥

傳嚴氏春秋表

丁恭

橫望

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以下並不詳

○諸生著錄者九千餘人

所受

承官

丁恭授

樊儵

○丁恭授門徒千餘人

前夏勤

樊儵授

張霸

樊儵授

張楷 霸子

門徒常數百人

孫林

張霸授

劉固

張霸授

董氏學卷七

三 萬木草堂叢書

孟卿

羸公授

疏廣

孟卿授

莞路

同上

貢禹

事羸公而成於畦孟

堂谿惠

貢禹授

冥都

始事堂谿惠後事顏安樂

廣後事顏安樂

孫寶

冥都授



段著  
張霸授

鍾興 孝明帝

丁恭授  
太子及諸侯王  
從鍾興受公羊  
嚴氏

甄宇 甄承 普子

甄普 宇子 甄承 普子  
講授嘗數百人  
子孫傳學不絕

李章

周澤

門徒常數百人  
徐子盛

董氏學卷七

四萬木草堂叢書

諸生數百人

程曾 顧奉

常居門下者數百人  
程曾授

孔宙 孔謙 宙子

見隸釋  
述家業修春秋

孔褒

同上

張雲

以下俱宙門生  
隸釋云以久次相傳曰門生

趙政

捕巡

韋勳

張上

王時

張典

孟忠

李鎮

吳讓

文儉

鄉瑱

暴香

梁淑

趙恭

張表

滕穆

桑演

靳京

梁布

桑顯

司馬規

張祺

蘇觀

董氏學卷七

五  
蘭木草堂叢書



張琦

齊納

呂升

秦麟

如廬浮

薛顥

高冰

趙震

徐璜

吳進

李都

賀曜

董氏學卷七

許祺

史崇

孫忠

盧精

任景漢

張忠

陸暹

樂禹

朱班

周慎

周升

陳裒

六萬本草堂叢書

謝洋

丁培

戴璋

王政

並見隸釋

徐穉

見謝承書

劉祐

見謝承書

祝睦

見謝承書

樊敏

董氏學卷七

七萬木草堂叢書

見金石錄

嚴訢

見金石錄

孔鮒

見金石錄

傳顏氏春秋表

張玄

諸儒多伏其通著錄者千餘人○以下並不詳所受

唐檀



教授常  
百餘人

陳重

雷義

魯峻

見金石  
萃編

丁直

以下俱  
峻門生  
見金石  
萃編

呂圖

殷敦

干商

魏顯

路龍

王端

董氏學卷七

胡嵩

胡昱

韓真

兒雄

路福

李牧

王輔

周普

吳盛

梁儻

李口

陽成口

八  
萬木草堂叢書

鄭立

夏侯雄

孫謙

邢顥

邢口

馬萌

王口

尹徒

尹顥

劉扶

劉盛

鄉晨

董氏學卷七

九萬木草堂叢書

鄉恭

劉本

張謙

夏統

許仁

周雄

誠屯

王充

附孔子

按本傳不詳所受何經惟論衡所稱如文王之文在孔子之文在仲舒此非傳董子之學者不能道故亦附著焉

傳公羊而不詳所受者表

自嚴顏立博士以後江都之學遂成一統然則凡治公羊者皆其後學今並表之如左以見董道光馬



宋均

宋意均子

周黨

少習父業

楊終

李育

門徒四

戴宏

見徐氏公羊疏

羊弼

何休

第五元

羊弼授

李咸

見謝承書

徐淑

董氏學卷七

十 萬木草堂叢書

見謝承書

李固

王調

按謝承書祇稱

固門生

固學五

郭亮

經而不

固弟子

言春秋

董班

何家惟

少遊太

議梁氏

謝承書

戚為椒

杜訪

房禮所

以下皆

不臣及

鄭遂

僭儀父

謝承書

皆用公

固弟子

家可知

趙承

公沙穆

閻葵班

閻葵讓

見隸釋

班子

杜暉

見隸釋

馮緄

見謝承書

尹宙

見隸釋

劉寵

見華陽國志

王化

見華陽國志

閔因

見徐氏公羊疏

唐固

嚴幹

張裔

孟光

嚴翰

見魏略

王愆期

按愆期  
偁文王

董氏學卷七

上海萬木草堂叢書



爲孔子  
是嫡傳  
公羊者  
見尙書  
泰誓疏

傳公羊而兼左氏表

荀爽

治費氏  
易及公  
羊左氏

鄭興

少君公  
羊

馬融

著三傳  
異同說

鄭元

從第五  
元受公  
羊

虞俊

陳壽

治尙書  
三傳見  
華陽國  
志

王長

著春秋  
三傳十  
二篇見  
華陽國  
志

壽良

治春秋  
三傳見

董氏學卷七

上海木草堂叢書



華陽國志  
孫炎

春秋董氏學卷七

董氏學卷七

弟子梁應驪陳國鏞初校  
弟子王覺任康同勳覆校  
三萬木草堂叢書



春秋董氏學卷八

南海康有為廣夏學一名祖詒

董子經說第八

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徧舉其詳也王

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精

右六經義

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楚莊王

董氏學卷八

一萬木草堂叢書

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並同上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

內也王

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林

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此之謂也同上

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



如毛言其易也

英玉

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  
一大夫立於棐林拱揖指擗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隲之有泮也

隨本消息

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子

無常奪也

堯舜湯武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

婦之利

制度

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

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同上

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

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

仁義法

董氏學卷八

二萬木草堂叢書

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

畏天之威殆此謂也

必仁且智

聖人事明義以昭耀其所聞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

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為詩說而化之以為俗

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

身養

是故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

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

謂也

深察名號

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

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

帝臨汝無二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天道無二



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煥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  
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  
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語

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  
事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  
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並同

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  
芄棫樸薪之楨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

璋我我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

董氏學卷八

三萬木草堂叢書

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  
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乃伐崇伐崇之時  
何遽平乎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  
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我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  
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

郊祭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  
牲珪璧既卒宜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蠱蟲不殄禋祀自郊徂  
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宜丁我  
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



恐懼而謹事天郊祀

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一二聖之功

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

使祭周公以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思

以爲報德之禮郊事對

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

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山川頌

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常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

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祭義

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

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歟循天之道

董氏學卷八

四萬木草堂叢書

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下闕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

云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

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天地陰陽

右引詩

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書曰

厥辟不辟去厥祇王祇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

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竹林

詩詩當作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同上

聲響威化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并行而不竭

盈於四海而頌聲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

謂也正貫



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饗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制度

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尙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閔密八音三年發煥孰多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兩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

董氏學卷八

五萬木草堂叢書

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五行五事王者能敬則春氣得故肅肅者主春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爲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



而木可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

春失政則

原注有闕文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大風不解雷不發聲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掩明則道不退寒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董氏學卷八

六萬木草堂叢書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冬行春政則蒸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五穀疾枯

並同上

右引書

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

五行順逆

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

郊祭

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凡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

郊事對

右引禮

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



其咎此之謂也玉英

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

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

精華

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暘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

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其基義

右引易

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王道

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堯舜湯武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

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

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

董氏學卷八

七萬木草堂叢書

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

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

如父之意盡為入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

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

哉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

風雨者地之所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

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

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

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

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

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

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五行對



爲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  
四時而必忠其受也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  
使爲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爲人者天

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  
賴之此之謂也

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  
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之以仁也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  
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  
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  
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好惡去就

董氏學卷八

八萬木草堂叢書

者所以悅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曰悅矣言理應對  
遜則耳悅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悅矣故  
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並同上

故春日祠夏日禱秋日嘗冬日烝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  
也過時不祭則失爲人子之道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禱者  
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  
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地之菜  
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  
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  
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

四祭

右引孝經

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



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矣楚莊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上同

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玉栒

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上同

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

與適道矣林竹

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

董氏學卷八

九萬木草堂叢書

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並同上

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王英

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

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精華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子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隨本消息

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摺芻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



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服制象

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爲大也

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之謂也二端

禮子爲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爲國諱之豈宜如誹

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堯舜湯武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制度

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

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不同焉矣仁義法

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

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

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

董氏學卷八

十 萬木草堂叢書

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

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

弗親並同上

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大義故能動動故

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

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

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身之養

孔子曰殷有三仁今有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

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對膠西王

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言其尊大以成功也奉本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



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

深察名號

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

同上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為政之道矣

實性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而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

董氏學卷八

上萬木草堂叢書

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

郊語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君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

堯謂舜曰天之厯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

並同上

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麋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



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  
臣弑君子弑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  
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  
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  
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  
之俱言其可畏也順命

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郊事

對

子曰人而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  
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執費

水則源泉混混法云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  
者循微赴下不遺小問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  
至既似知者郭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

董氏學卷八

十一萬木草堂叢書

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於火  
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威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山川頌

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  
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  
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祭義

右引論語

訓詁附

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重政

元者始也言本正也王道

謂一元者大始也英玉

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三代改制



春之爲言猶僂僂也秋之爲言猶湫湫也王道通

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相生

古之聖人諱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爲言鳴與命也號之爲言諱而效也諱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

者爲名深察名號

名之爲言真也同上

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

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三代改制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

王者孰能當是王道通

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深察名號

董氏學卷八

三萬木草堂叢書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也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

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滅國上

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

稱天子順命

天子者則天之子也郊語

天子號天之子也郊祭

故號爲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爲諸侯者宜謹視所侯奉之天子也號爲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

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暝也深察名號

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温也君者羣也同上

諸侯爲言猶諸侯也諸侯

效天所爲爲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爲言固猶瞑也深察名號

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同上

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實性

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仁義法

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

人也義者我也同上

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一中者謂

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天道無二

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

不肖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睿

容者言無不容五行五事

明作哲哲者知也

聰作謀謀者謀事也

董氏學卷八

西萬木草堂叢書

容作聖聖者設也並同上

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二

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

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與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楚莊

王

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義祭

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同上



附史記儒林列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兩閉諸陽縱諸陰其止兩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

董氏學附傳

一 萬木草堂叢書

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附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箎磬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庠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詩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庠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吾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中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庠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



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  
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  
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  
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  
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  
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  
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  
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  
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  
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

董氏學附傳

二 萬木草堂叢書

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  
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  
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  
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  
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  
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  
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  
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  
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致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  
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  
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



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索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  
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  
繆斲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  
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  
人之德中也中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  
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  
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綬之斯依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  
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  
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  
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

董氏學附傳

三萬木草堂叢書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  
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  
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  
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  
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  
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  
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  
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  
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  
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  
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  
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



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諱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

董氏學附傳

四萬木草堂叢書

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



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大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立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買亂賢不肖渾黷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

董氏學附傳

五萬木草堂叢書



舜禹稷禹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

董氏學附傳

六萬本草堂叢書

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固圉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



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慳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氣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浹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中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索久也故小材難索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



然索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虛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徵寔變滅變明寔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虛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

董氏學附傳

八 萬木草堂叢書

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敎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旣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虓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虓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亡私希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



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敎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敎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敎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

董氏學附傳

九萬木草堂叢書

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鬪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變微寔滅寔明寔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



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寔明寔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虐情性察虐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旣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虜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爾若適論政事之得失察



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斲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子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子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虐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

董氏學附傳

十二萬木草堂叢書

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寔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日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



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旣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邾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山臬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



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仲舒在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徒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

董氏學附傳

三萬木草堂叢書

二十二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庠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董子事蹟略見本傳以發明董子學應附錄焉劉向尊董子爲王佐所謂素相也劉歆力攻董學者雖有微辭然亦不能不爲統壹諸學爲羣儒首孔子之文在仲舒漢時殆無異論



平

董氏學附傳

董氏學附傳

弟子梁應駒陳國鏞初校  
弟子王覺任康同勤覆校

十四萬木草堂叢書

南海先生既衍釋江都春秋之學而授旭讀之既卒業乃作而言曰孔子爲神明聖王爲改制教主湮忽不彰著久矣春秋不明三世不著則後世以摠亂爲極軌而無由知太平之治中國遂二千年被暴君夷狄之禍耗矣哀哉王仲任謂文王之文傳於孔子孔子之文傳於仲舒以孔子爲素王仲舒爲素相漢家一代之治公羊嚴顏之業皆董氏之學蓋孔子之大宗正統哉獨念江都相生畏大愚之罪歿湮王佐之稱劉向以董子爲王謂此欲挾私亂道之一證自僞經篡後清明蕃露竹林玉杯漢軛等視耳元契不遙至先生乃推之演之揭日使中天撥星以向極庸董氏得有此功臣耶明書不更有識至誠其知之矣明吾書董仲舒鍾離意當劉歆薰塞之後何從知之必非僞造夫孔子立元以統天本仁以愛人建三統而推之無窮在茲之文蓋自信也今異種逼迫覆易是懼要知彼之

董氏學跋

一 萬木草堂叢書

所有皆非我之所無彼之所無當資我之所有具先生論每卷演說孔子父天而耶事天不彼雖強而必降我暫昧而大昌歸于一而與天久事父之偏也長杜牧言天若不生孔子則楊墨駢頓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高下橫斜何所止泊然則天生孔子同於龍聲紫色者又誰足以自存大同之治智者必無疑於斯言雖然道之將興豈不在人式飲式食誰當無責苟大道已露必欲遏絕之或坐視而不同力則地球雖大生靈可使盡何者足深恃哉

大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正月朔日弟子侯官林旭跋



